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貞集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於西汙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於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知妃曰父母骨肉

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威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六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幾個往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出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汧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敲

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佗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汗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

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
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
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妃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
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
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
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有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
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
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
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
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

祝曰只願速死南則愿中興北則愿早遷內地是日
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
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
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
悟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鬼神祥矣或日有中貴人
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
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跡
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
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尙在何不檢閱中貴
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

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今
月十一日想已冊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
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
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
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
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担荷二
竹簾簾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於
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於二帝因禁城中自便
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
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

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小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以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曰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勅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

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肅王女爲郎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爲妃生乙男乙女今已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碁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卽宮掖門所囚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爲燕京官

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覺而特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子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清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曲屈而生上皇服稍定又云此木

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次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點困臥。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敕，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五國

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
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大
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礮确或有水澤草
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而行瀟泥中又爲
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數日只見天色陰
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
一古廟無蕃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首長
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
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
瑩如瑪瑙深百丈每漢甚則泉乾枯胡甚則井泉泛

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飲之甘美二帝視神呪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聞九弟已遭繫縛五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謾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曖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井市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

揚兵仗旗執幟牽土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辯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

鼓舞大喜而不食。經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后。衆啖之而去。又數月。纔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在泥地溼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朮子啖。卽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

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
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
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
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卽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
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水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
只至一石坑之前。架施於其傍。用茶朮及野蔓焚之。
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
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
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
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

眷三年三月六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
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
曰天水郡公趙某侯問比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
移往源昌州所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何帝以曰
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若
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
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
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閑花野艸
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
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